

# 港青穗拓首飾「半定製」受青睞

## 另闢蹊徑站穩腳跟 跨界合作闖出新天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）香港青年羅醒庭是一名獨立首飾品牌設計師。他慶幸「自己的第一桶金並非來自自身品牌 Losting，而是來自品牌開發」，這使他在廣州創業之時更加關注各種跨界合作的機會。他一邊忙於自己的首飾設計，一邊和韓國面料開發商搭檔，一邊在香港知名珠寶公司兼職陳列設計師。如今，他的首飾品牌 Losting 被內地買手制百貨看中，他今年更走進日本開發新市場……從2013年進入廣州至今，羅醒庭用不到4年的時間，為自己的設計事業開拓出一片天地。

1986年出生的羅醒庭，在香港主修紙樣及時裝設計後轉去日本，ODA時裝設計畢業後於Tanaka Chiyo學習高級手工定製，期間在日本著名品牌企業Onward Kashiyama、A-Net實習，2010年在東京開設個人工作室，同年榮獲JFA全日本設計比賽冠軍並被選送參加米蘭時裝周，2011年前往丹麥 SagaDesign Centre 研修及工作，2012年回港，隨後就開始了北上創業的旅程。

羅醒庭北上的第一站是北京，開始時與兩個朋友合作，原以為各有分工可以減輕壓力，但最終由於種種原因拆夥了。之後，羅醒庭一個人在內地發展，並且把工作室從北京搬到了面料、輔料等配套更加完善的廣州。「剛來的時候人生路不熟，無論是尋找辦公場地、尋找工廠加工，還是參加展覽等，都是一個人慢慢摸索，個中辛酸難以言表。」

### 批量生產 按需加工

對於獨立設計師，推廣渠道至關重要，這也是羅醒庭北上遇到的一大難題。在缺乏推廣渠道和政府支持的條件下，羅醒庭並沒有隨波逐流、跟隨大牌走上所謂高定路線，而是另闢蹊徑，以半定製個性化路線站穩了腳跟。

「一方面是因為高定定製還處於起步階段，市場接受程度還待提高；另一方面則是一般廠家不樂意接受幾十件的小單，壓榨了獨立設計師的生存空間。」因此，羅醒庭推出半定製系列時裝，批量生產幾百件，再根據客人尺寸進行手工修改加工，增加各種裝飾，這樣價格實惠又獨具特色，吸引不少新客戶前來嘗鮮。羅醒庭最受歡迎的首飾同樣走半定製路線，客戶可以把一些有紀念意義的東西帶來，交給他融進水溶樹脂中，從而獲得一件專屬定製產品。

### 身兼數職 緊抓機遇

做獨立品牌，流動資金壓力很大。一般設計師，大多不希望自己被別人干預設計，要麼直接到企業打工、聽老闆指揮，要麼獨立設計、單打獨鬥，羅醒庭卻選了一條中間路線——賣服務。他與面料商、批發商合作，根據客戶的新產品特點進行專門的設計，以設計師身份為面料商、批發商的客戶提供專業講解；他接受企業的顧問邀請，同時對企業員工進行設計、品牌開發的系統培訓；他還與香港的珠寶企業合作，兼職陳列設計師……總之，他不放過任何一個可以展示自我才華和風格的機會。

因為內地整個市場缺乏設計人才，而設計師本身則是缺乏雄厚資金和政府、企業支持，因此，羅醒庭認為賣服務而非賣商品，市場空間才更加廣闊。正是這樣的思路，今年他更走出國門，到日本參加各種展覽，別具一格的產品也很快獲得了認可。想起創業初期的艱辛，再看看如今各種自動找上門的高機，羅醒庭覺得北上是最正確的選擇。未來，他將繼續立足廣州，開拓全球市場。



在廣州的設計室裡，香港青年羅醒庭正在專心致志設計珠寶首飾。 記者黃寶儀 攝



羅醒庭設計的水溶樹脂系列首飾。 記者黃寶儀 攝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）一說起設計，人們首先會想起歐洲，因為那些眾所周知的香奈兒、LV、Gucci、Prada 等奢侈品大牌都來自歐洲，而且歐洲也有眾多著名的設計學院。然而，Losting 的創始人羅醒庭，卻是留學於日本和丹麥，當他回內地創業時，帶回了自己的獨門秘方——水溶樹脂珠寶。

Losting 這個品牌名稱由創辦人的姓名縮合而成，「走出自己的路」是品牌的宗旨。在羅醒庭看來，每個設計都應該擁有個性、實驗性創新和反常規的理念，而他的夢想就是讓每位穿戴者都能找到屬於自己從未體驗過的風格。

據羅醒庭介紹，水溶樹脂是他在日本時看到工廠裡面的人做螺絲釘時突發的靈感。因為水溶樹脂能把螺絲釘保護起來，起到防護與裝飾的作用，他覺得這種做法新穎有趣，於是就想到把它用於首飾裡面。構想很簡單，但實施難度很大，因為水溶樹脂是化學液體，製作時間和比例都需要控制好，否則會產生很多氣泡，首飾整體看起來就會變得模糊、不透明，那就起不到裝飾的作用。

### 專注設計 不急於求成

據了解，水溶樹脂雖然是 Losting 首飾的主打材料，經過羅醒庭的獨家配比和加工技藝使作品更出眾，但他卻不想一直採用，他更希望在市場上尋找非傳統的素材，例如手錶、化妝刷等最常見的物品，都成為了羅醒庭設計的主角，化妝刷耳環正是他天馬行空設計出來的一個熱銷產品。



把時間掛在耳朵上，是 Losting 產品中很受歡迎的一款首飾。 記者黃寶儀 攝



化妝刷耳環是羅醒庭天馬行空設計出來的一款熱銷產品。 記者黃寶儀 攝



奢華浮誇中又帶點調皮，正是羅醒庭獨特的風格。 記者黃寶儀 攝

## 突發靈感創「獨門秘方」

## 成本漸增 廣州創業優勢減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）「上午設計好，下午找加工廠做，晚上就能看到樣板」。這就是廣州速度，也是羅醒庭幾年前選擇在廣州創業的主要原因。不過隨着物價上漲、手工藝工人青黃不接，他認為如今的廣州優勢正在逐漸喪失。

### 未來或遷至東南亞

「你能想像嗎？去年在批發市場購買普通的網料，一碼（不到一米）只需要人民幣7元，今年報價是13元。」羅醒庭一邊向記者展示工作台上的布料，一邊抱怨「質量好還可以接受，關鍵是質量很一般，不值這個價」。據他介紹，他剛到廣州創業的時候覺得當地的物價很便宜，如今全

線大幅上漲，設計好的產品拿回香港銷售，香港市民都覺得貴。

另一個讓羅醒庭頭疼的問題是，有一些釘珠、鑲嵌工藝，會做、肯做的手工藝人如今在內地已經越來越少，即使有人接單，最後出來的效果也是貨不對辦。為此，羅醒庭說一些朋友建議他把工作室整體搬遷到泰國、印尼等國家，因為東南亞地區大部分國家手工藝傳承比較好，價格更便宜，而且手工藝人不僅有責任心，更肯吃苦耐勞，質量更加有保障。羅醒庭說，自己已經清楚感受到在廣州做開發越來越難，成本也在上漲，他如今也是一邊拓展市場，一邊尋找更合適的創業地區，不排除未來搬離廣州到日本、東南亞國家創業的可能。



帶著針線包，羅醒庭為自己設計的衣服進行修改。 記者黃寶儀 攝

# 「新港仔」法律界嶄露頭角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道）香港與天津遠隔2,000多公里，卻同樣擁有百年海派歷史文化。香港天津青年會會長劉洋就是從海河走向香江，在維港扎根，經過6年努力，在法律界嶄露頭角。他還以自己兩地生活經歷，帶動身邊青年朋友北上走訪，增加對國情的認識。

### 專攻航運貿易訴訟業務

今年30歲的劉洋成長於天津。移居香港之前，他先後於上海海事大學和英國南安普頓大學就讀，分別獲得法學學士和碩士學位。2010年6月，劉洋經「ASMTIP」（輸入內地人才計劃）來港，加入禮德齊律師行，專攻航運、貿易訴訟和仲裁業務。六年多來，他通過自己的勤力拚搏，從律師助理到律師一步一個腳印，獲得了老闆、同事和客戶的好評，並在業內嶄露頭角。

2014年，劉洋代表中國的一家大型國有貿易公司，在一宗涉及金額超過7,500萬美元的10艘二手船舶買賣糾紛的倫敦仲裁案中勝訴。2015年至2016年5月期間，在一宗涉及索賠金額超過3,000萬美元的船舶滅失和18名船員喪生的倫敦仲裁案件中，他代表作為承租人的新加坡航運公司，最終促成案件成功和解。今年8月，劉洋被提名為素有航運界「奧斯卡」之稱的2016年度勞氏航運亞洲大獎的「明日之星」獎。

### 積極增進兩地青年認同

工作之餘，劉洋亦熱心參與社會活動。「人心相通，感情相近」。在劉洋看來，這一點，對內地與香港的青年人來說尤為重要。

在劉洋看來，鼓勵香港青年知國愛國，不應只是簡單說教宣傳，而應多讓他們以親身經歷和感受去破除國情認識誤區。劉洋講述了一個香港青年在內地短暫實習經歷的故事。臨行前，青年的家人曾再三叮囑，到了內地



劉洋接受本報記者採訪。 記者趙大明 攝

不要亂講話，否則會被抓起來。幾個月下來，這位青年不僅沒有「因言獲罪」，相反，在暢所欲言、情同手足的工作生活環境中，他感受到了與內地青年交流的輕鬆與暢快，徹底改變了以往對祖國的誤解。

針對內地來港「專才」與香港本地青年人的隔閡，劉洋認為，內地來港學生應尊重港青的生活方式和價值理念；港青亦應持積極開放、客觀冷靜的心態，擺脫自我封閉的藩籬，使「鄉土情懷」與「愛國愛港」在潛移默化中得到融合。

由於在本職和社會工作方面的突出成績，2015年3月，劉洋榮獲首屆「十大傑出新香港青年」稱號。他對記者說：「在專業方面，我只能算是個剛出道的『小人物』，與香港那些功成名就的律師還差得太遠；在社會工作方面，今後還會一如既往地積極參與，特別是那些有利於香港與內地相互融通的工作。我是一個『新港仔』，今後的路還很長很長。」



天津市委領導會見香港京津冀社團青年參訪團。 受訪者供圖

## 道家鄉舊事 增港青興趣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趙大明 天津報道）香港與天津的交流近年日漸頻繁，香港天津青年會的成立更為港津交流增色。作為香港天津青年會會長，劉洋介紹，能與祖國帶隊訪問家鄉，開拓兩岸四地青年人協同發展的前景，既是樂此不疲的動力，又是非常難得的鍛煉機會。

### 追溯兩地淵源

在每次參訪活動中，劉洋總會結合自己的成長經歷，與團友們分享他在港生活六年之後所感受到的香港與內地在文化、歷史淵源方面的共通之處，而年輕的團友們也對此

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。

在天津著名景區「五大道」，面對百年前租界地遺留的成片「小洋樓」，劉洋向香港青年團友們講述了馬場道因賽馬場而得名的歷史。大家都不曾想到，津港兩地一北一南，卻擁有如此相近的歷史文化淵源。賽馬這項起源於12世紀英國皇室的「國王的運動」，在天津只停留在文字和影像裡，而在香港卻依然盛行，成為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。由此，香港青年團友們進一步理解了香港在「一國兩制」基本國策的框架下，「馬照跑，舞照跳」的生活現狀來之不易。

據劉洋介紹，從其天津居所的窗外望去，就能看到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——天津大學，其前身是創建於甲午戰爭之後的北洋大學堂，首期30名學生主要來自上海、天津和香港。僅香港一地就「應考者千餘人」，考場設在香港上環普仁街的東華醫院。經過「百裡挑一」的考試篩選，最終在港錄取10人。巧合的是，從劉洋的香港居所望出窗外，就能看到當年的考場——東華醫院。每當想起120年前，那1,000多名香港考生爭相角逐遠在2,000多公里之外的北洋大學堂的錄取名額，劉洋心中總會泛起陣陣漣漪。